

# 為利比亞洪災失蹤者祈福

「利比亞洪災死亡人數已逾一萬一千三百人，與此同時仍有過萬人失蹤。」當新聞推送彈出來的那一刻，儘管災難已經發生了六天，我還是被這兩個殘酷的數字震驚了。

由於受災地區的搜救工作還在進行，目前尚無法確認最終傷亡人數。世界衛生組織官員說，此次颶風給利比亞造成自上個世紀以來最嚴重的自然災害。

但當我與身邊人感嘆這兩起嚴酷的天災時，「多虧」了這個新媒體短視頻風行的「新聞快餐」時代培養出的一眾對「新聞冷感」的讀者們，大家普遍都不以為意。在短暫的哀悼過後，一切又歸於沉寂。

這也不能怪讀者。因為信息的碎片化和新聞的標題化，就創造了這樣一個不留記憶的「閱讀」環境。

「他們瀟灑，他們也沉重；他們是吾之甘露，也是吾之苦酒。」《南方周末》前記者李海鵬在特稿作品精選集《大地孤獨閃光》中有一部分叫「現場永遠複雜」，聚焦於災難現場，在唏噓之外，透過災難，盡可能地用冷靜而非感動煽情的文字，去挖掘隱藏在表面噱頭下的真相。雖然沒有濃墨重彩地描繪受難民眾的悲苦，而是更理性地作出記錄，真實卻也殘酷。優秀的新聞人，會用這份真實的殘酷，非有意地「恫嚇」讀者，觸動人心，激發憐憫。

九月十日，颶風「丹尼爾」在利比亞東部地中海沿岸登陸並引發洪水。首都的黎波里以東一千三百公里的德爾納市的四分之一被洪水摧毀，人口稠密的市中心幾乎所有建築物都被洪水沖垮。倖存者對着記者崩潰：「我的家人，朋友，全都死了。」句句鋒利，刀割人心。災難無情人有情，雖不求你感同身受，但還是要做個有情人。





**樂活潘少**  
逢周一見報

# 星隕大唐

香港管弦樂團慶祝職業化五十周年，安排著名小提琴家貝爾（Joshua Bell）委約創作的《元素》組曲在樂季揭幕作亞洲首演。可惜天公不作美，九月八日遇上史上最強暴雨，首演延至翌日下午進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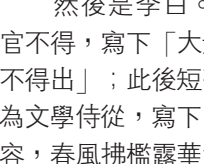
《元素》以「土、水、火、空氣、天、空、土」六個樂章組成，各元素由不同的作曲家為小提琴及樂隊譜寫。貝爾在場刊形容，「五人一同參與……集體創作」，乃「音樂史上的壯舉」。場刊封面列出《紐約時報》為「國際媒體夥伴」，那就不期然

# 星隕大唐

一個月前看完了《長安三萬里》，趁着這股勁兒，一口氣讀完了張明揚的《棄長安》。當安祿山造反，「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之時，最觸動我的是大唐的星之隕落。

封常清，是安西節度使、大唐西北軍的名將。得知安祿山造反，封常清對唐玄宗誇下海口，說旬日就能取其項上人頭。不想在大唐西北邊疆連戰連捷的封常清面對安祿山卻五戰五敗，接連丟失虎牢關和洛陽城。敗北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他過往的名聲建立在大唐西北軍精銳的基礎上。面對安祿山，他所指揮的則只是在洛陽匆忙就地招募的新兵。這顆「將星」的隕落，用當代的語言表述，是誤將平台的綜合力量當成了自己的個人實力。

然後是李白。李白年輕時求官不得，寫下「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此後短暫地被唐玄宗點為文學侍從，寫下「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此後李白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三見報

醬香拿鐵橫空出世，引人浮想聯翩。分析家從商業模式談到代際文化，出入縱橫，微言大義，鞭闢入裏，儼然一時卧龍鳳雛。「科學家」進行精密計算，研究幾杯拿鐵能提煉出一瓶茅台，讓我想起了兒時抓金龜子煉黃金的美好願望。愛聽老歌的想到了《美酒加咖啡》：「我要美酒加咖啡，一杯再一杯。」不過，鄧麗君的方案應該是喝一杯美酒，再來一杯咖啡，比起把美酒和咖啡摻一塊兒喝，「腦洞」還是不夠大。段子手抓住這個好素材，開足馬力，加班加點

在電視上見到某玄學家說：「凡入大運前，人必先亂兩三年。」我沒有考究他這說法的依據，但想了想，這也不無道理，至少可以達成安慰、鼓勵人的道理。只要知道有限期、有終點，人不怕迷失，更何況迷失之後，可以迎上大運呢？

類似的遭遇，便發生在陶淵明《桃花源記》所寫的漁人身上。話說，有一名漁人撐着船，沿着溪流而走，「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漁人見「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便繼續往前走，走出桃林，到了溪流的源頭，「便得一山，山有小口。」漁人見這山上的小洞有光，便下了船，從洞口進去，並找到了一個世外桃源。

在這人間仙境，「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住了一班「先世避秦時亂」而來的村民。村民十分友善，「設酒殺雞作食」，歡迎這位外來的漁人。數天後，漁人要走了，村民送別，但囑咐漁人：有關桃花源的事，「不足為外人道也。」

但，漁人不就是一名外人嗎？村民視漁人是自己人，漁人卻視村民是外人。漁人出來後，沿路做了

常說「做女人難」，這句話在現代社會其實已經不合時宜。從前的古代社會以父權為核心，女性地位明顯低微。若說出身寒微，甚至來自青樓妓院的女性，大多更只是男性的玩物或附庸品。個別罕見的突出女性，亦都主要出現在民間傳說或戲曲舞台。潘惠森擔任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而編導的新劇《親愛的·柳如是》，能夠順着歷史洪流來書寫一位具有家國情懷的堅執女性，在舞台上既展現朝代更替的原由，亦表現不同人等如何堅持自己的心中理想。

《親》劇由建立「大金」的努爾哈赤開展故事，努氏以「七大恨」檄文，決意攻打中原，因而令到明朝進入顛覆時期。另一方面，原名楊愛的歌妓自小跌入風塵，卻不甘只成為人妾，務求掌握自己的命運。她為自己改名柳隱，字如是，就是其中一個爭取改變命運的方法。潘惠森一方面書寫明末清初的政局變化，另一方面彰顯柳如是的情路與愛國思路，兩條主線互相交織，恩情並重。

編寫這樣一個劇本，編劇的資料搜集工作絕不容易。《親》劇的角色

隨費城樂團訪華的哈羅克·勳伯格（Harold Schonberg）是紐時首席樂評人。在他的筆下，閔惠芬被形容為「二胡界的海費茲」、劉德海的琵琶有若結他大師塞戈維亞。可是他對《黃河》批評的極端程度，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勾起一記五十年前的回憶。一九七三年九月，美國費城樂團歷史性訪京，演出四場音樂會，第三場是焦點所在。這個老牌樂團在元老指揮奧曼迪領導下，演出《黃河鋼琴協奏曲》，獨奏是參與「集體創作」此曲的鋼琴家殷承宗。（見附圖）那是一個歷史時刻。《黃河》鋼琴協作為當時「革命樣板戲」之一，由資本主義第一大團在京畿演奏，意義不凡。可是問題正正出現在《紐約時報》一支樂評健筆。

# 集體創作今昔



隨費城樂團訪華的哈羅克·勳伯格（Harold Schonberg）是紐時首席樂評人。在他的筆下，閔惠芬被形容為「二胡界的海費茲」、劉德海的琵琶有若結他大師塞戈維亞。可是他對《黃河》批評的極端程度，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與令港樂改期的天氣不遑多讓。首先他引用費城樂團個別成員，戲稱《黃河》（Yellow River）為《黃熱病》（Yellow Fever），「中國音樂和華納兄弟〔電影音樂〕」的混血變種」，「也許是一首垃圾」。他特別

# 茅台加咖啡之和

搞創作，據說有下單者備註：「滿杯去冰去咖啡。」一杯咖啡的錢買一杯茅台，好飲者可賺大了。不過，雖然顧客是上帝，這樣的「神諭」也不會被滿足，否則，瑞幸沒必要拉茅台站台，茅台也不是那個豪奢的茅台了。

咖啡提神，杯酒助眠，早咖晚酒，是當下許多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咖啡加美酒，二合一後等於什麼，各自原有效效或許對沖消失。但這「兩不像」有更重要的新功能，社交是也。咖啡加茅台，與其說創造了新風味，不如說創造了新話題。人天生是

社交的動物，即便生活在再小再閉塞的社群裏，這一「天性」也是無法泯滅的。

社交是人人必須經過的一扇門，話題就是門上那個把手，如果抓不住，就不得其門而入。在網絡社交瀰漫一切的當下生活裏，找到一個好話題，更像落水者抱住了救生圈，茲事體大，關乎死生。對於酒，我向來退避三舍，對咖啡，興趣也不濃，沒有茶時，聊以為替，但這醬香拿鐵，卻頗想下單一嘗，究其原因，不是味蕾的衝動，而是「出圈」的恐懼。當

# 自在於忘路之遠近

記號，並將此事報告太守。太守派人前往尋找漁人所作的記號，卻「遂迷，不復得路」。後來，有一「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規往」，未去便病死了。

陶淵明要寫的道理，顯而易見。「忘路之遠近」的人，可以忽逢桃花源；有計劃與路線去找桃花源的人，又可以「遂迷，不復得路」；一個有識之士要去找桃花源，更可以是徒然。

換言之，迷失，不一定是壞，還可能找到喜出望外的結果。相反，凡事謀算，滿有準備，也不見得一定不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 茅台加咖啡之和

社交的動物，即便生活在再小再閉塞的社群裏，這一「天性」也是無法泯滅的。

社交是人人必須經過的一扇門，話題就是門上那個把手，如果抓不住，就不得其門而入。在網絡社交瀰漫一切的當下生活裏，找到一個好話題，更像落水者抱住了救生圈，茲事體大，關乎死生。對於酒，我向來退避三舍，對咖啡，興趣也不濃，沒有茶時，聊以為替，但這醬香拿鐵，卻頗想下單一嘗，究其原因，不是味蕾的衝動，而是「出圈」的恐懼。當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然，嘗過一次便大功告成，話題從來是一次性消費品。

牧人逐水草而居，網民逐話題而居。網紅經濟、注意力經濟，皆為得話題者得天下。想當話事人，先做話題製造者。醬香咖啡之後，必有新品種誕生，如水泡般鼓起又消退在網絡之湖上。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可想而知的是：如果一個人，像那漁人一樣忘恩負義，沒有心存善意，哪怕他曾經憑運氣一睹桃花源之美好，也不可能重回，更遑論引領別人到達。

會迷失。

所以，怎樣才可以在迷失之中找到桃花源呢？答案可能是「不知道」，也可以是「隨緣」，但